

温暖

王秀霞

初中,小女儿艾丽菲热上小学三年级。大哥一家从吉木萨尔县奶牛场回到奇台县,住进了惠民小区,夫妻二人一直没有就业。得知这个情况后,我和丈夫开始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工作,给大嫂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合适的岗位,大哥也买了车,丈夫陪着他去办理了相关手续。有空的周末,我会带着女儿和艾丽菲热去看电影、逛超市,给艾丽菲热买喜欢的书、辅导普通话,也会给阿尔法特辅导语文课程。渐渐地,我发现孩子们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,不再羞涩胆怯,而是主动和我聊天,亲切地叫我“姑姑”,我很惊喜,孩子的心,犹如寒冬里片片雪花,那么纯洁晶莹。直到艾丽菲热拉着我一遍又一遍叫不停的时候,我才反应过来,原来在孩子心中,我已经成了她的家人。

到了春节,大哥大嫂带着亲手做的食品到我家来做客,孩子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按照习俗,我给每个孩子给了压岁钱,与大哥一家、亲朋好友在度假村过年,我还学会了维吾尔族舞蹈。

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。一年一度的肉孜节来临,丈夫提议说:“咱们买只羊吧,和大哥一家一起过节!”收到这个节日礼物时,大哥说什么也不肯接受,面露难色,大嫂激动得说不出话。我说,我们是一家人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你们的节日就是我们的节日,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

子!大哥一家人总算接受了。

6月,阿尔法特面临中考,面对重重压力,阿尔法特情绪低落,几乎想要放弃学业,无论父母怎样劝说,都无济于事。大哥找到了我,一个快五十岁的汉子,为了孩子的事儿几乎要哭了出来。第二天,我找到他的班主任,了解情况后,和阿尔法特聊天谈心。通过我们的鼓励和开导,阿尔法特在课堂上能主动学习,之前的心灰意冷也变成了自信,变得越来越乐观。7月,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天,他亲自打来电话说:“姑姑,考上了!你说得没错,我是有希望的!”那一刻,我的心里很温暖。

又到肉孜节,我如约来到大哥家,一进门,大嫂见我没带女儿过来,便一直追问,我才说出了实情,女儿的膝盖受伤了,在家休息。听到这个消息,大嫂抱着我哭了起来,压抑很久的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,大嫂安慰我:“哭吧,哭出来就好了。我知道你心疼,我也心疼,那么好的舞蹈苗子,你要相信,会好的,会好的。”第二天,当我带着女儿做康复治疗回来,就看到大哥一家站在家门口,大嫂疼爱地摸着孩子的头,拿出准备好的牛蹄说:“熬汤喝,熬汤喝,多喝,多喝。”

时光旭日,万物装点,每一缕春风,都是大自然美好的馈赠,每一份收获,都是休戚与共、风雨同舟的结晶,每一种风景,都是心与情的交融。

打场

王多奇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,对生产队里的打场应该不会陌生。一辆辆装满麦捆子的牛车,一个比一个高的长方形麦垛,油光溜溜的麦场,还有像小山一样的麦粒堆。

那时,每个生产队在牛马圈后面都修建有一个大麦场。这样修建的好处,一是打场饲喂、使唤牲口比较方便。二是打完场后,麦草拉运储存起来方便。每年夏天,生产队种植的小麦收割完后,就安排一些男劳力,用牛车、马车把麦田里的麦捆子,拉运到生产队的麦场边上,垒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长方形麦垛,垒得麦垛越多,说明今年队里的收成越好,不仅能让全队人都吃上白面刀把子,而且年底还能有分红。因此,全队人对夏收打场都寄予很大的希望,鼓足了干劲。

打场的活,看似简单,实则并不简单,不仅要懂得一些农业生产的技术和技巧,而且还要环环相扣,相互配合,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,否则,就会影响到打场的质量和进度。每年到了打场的时候,生产队队长都要精心挑选一些骨干、干农活比较行当的壮劳力来干,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老农”“场把式”。吆车的、装车的、打场的、扬场的、垒麦垛的等等,这些人的经验,都是在打场实践中日积月累出的。

三伏以后开始打场,这时候天气炎热,碾子一碾压,麦粒容易从麦穗上脱落。每天早晨,天刚刚亮,太阳还没有从东边升起,打场小组的人们,就开始上早工摊场。男人们套上马匹,用绳子把麦捆子拉到场上,女人们有的用镰刀砍去麦捆子上的草绳,有的用四股木杈把麦捆子抖散,按着一定的方向,让麦穗的一头竖立起来,均匀地摊铺在场上。摊好场后,人们就可以回家吃早饭了。

场上的麦秸秆,在阳光的照射下,晒三个小时左右,逐渐变得干爽。晌午时分,开始套马打场。场把式头戴草帽,站在烈日下,手持一根长长的吆马鞭,八九匹马拉着石碾子,在场把式的吆喝下,马儿很听话,踏着有节奏的步伐,或跑或走,有规律地一圈一圈碾压着麦秸秆。人们喜欢阳光,但是,太阳底下的活并不好干,半个小时左右,场把式就被晒得汗流浹背,另换他人继续接着打场。等到把整个场上的麦秸秆碾压几遍,秸秆已被压扁发亮,变成了麦草,走在上面滑溜溜的,检查没有麦穗头了,场把式才把碾子卸掉,饲喂牲口。领头的人轻轻把上面一层没有麦穗的麦秸秆,拉成一垄一垄的,妇女们用木杈把压扁的麦草分离开,装到马车上,拉到麦草圈子里存放起来。然后就开始翻场,把下面没有碾压到的麦穗、麦秸秆翻到上面,麦粒、麦衣自由散落到场底。再晒一个多小时,继续打场。反复碾压几遍后,用四股木杈挑去上面的麦草,只剩下麦粒、麦衣,这时候就可以起场。起场是打场的高潮,也是辛苦一天的收获。打场的人一起上阵,选一个上风位置,马拉刮板,把麦粒、麦衣子堆起来,其他人用推板子推,扫帚扫,说说笑笑,非常热闹。

如果天气晴朗,每天都可以打上一场,如果遇上天阴下雨,就要耽误几天。

如今,打场已经成为历史。但夏收割麦子打场的那些事,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,一缕春风能温暖彼此的胸怀。

——题记

岁月之舟,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你载入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,而在那个角落,会收获意外的惊喜与果实。

回想起三年前,寒风凛冽的早上,踩着咯吱咯吱的雪,我裹紧胸前不到一岁的女儿,带着清油、大米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门口,些许的尴尬与怯意让我忐忑不安,我按下了门铃,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打开了门,张口就问:“你是小王吗?”伸手就接过了我手中的女儿,笑容满面,一脸慈祥,我那平时不近生人的女儿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,一大家子人还没有来得及互相介绍,就都咧开嘴笑了,一切的顾虑与陌生在笑声中荡然无存,从此,便有了一个充满欢笑的角落,虽小却很热情。

这就是大哥艾合买提家,一个普通的角落。50平方米的房间,五口人,三个孩子,大女儿上高中,儿子阿尔法特上

五道垭的传说

杨立新

五道垭,地处S101线玛纳斯县南山清水河乡鸭湖村境内。驱车离开县城前往南山,约五十公里处,有一奇特的山峰一字排开,映入眼帘,巍峨壮观。远远望去,朵朵白云环绕山间,置身于此,仿佛进入仙境,头顶上的白云仿佛触手可得,迎面吹来的清风,好似温柔地亲吻着脸颊。更神奇的是,当地流传的故事,竟和山峰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相传,在很久以前,有一支从阿拉伯来的商队,采购了大量的中国丝绸、茶叶和瓷器,沿着北丝绸之路行进。途经这里,他们将带来的精美琉

璃制品、金属铁艺制品等,推销给当地人,且价格合理,物品货真价实,深受当地人的欢迎。

但由于长途跋涉,风餐露宿,到达这里时,商队已是人困马乏。好客的当地人杀牛宰羊,捧上马奶酒,热情款待这些来自远方的朋友。吃罢饭,商队要急着赶路,不料马奶酒的后劲上来了,商队上不了路,当地百姓就说“吐尔逊,吐尔逊”(哈萨克语),意思是别走了,别走了,留下来吧!

商队在人们的热情挽留下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熟睡中,商人们梦见带来的东西,已兑换成五只金骆驼。为了

验证当地人是否真诚,商人就用牙咬金器,以此检验金的纯度和真假。结果一觉醒来,商队的骆驼早已混进当地驼群中,分不出彼此。梦中的五只金骆驼,也变成了眼前五座酷似骆驼的山峰。

美梦一场的商人,把梦中情景讲给了当地人听,当地人就委婉地说,山上的夜晚很凉,睡觉时被子没把屁股盖严,做梦易走风漏气,会使美梦不圆满。商人们听罢,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。后来,五道垭也被当地人称之为金驼山。还有个说法,五道垭就是阿拉伯商人验证真金真心,留下的五道深深的牙痕印记。

